

## 【书摘】

巴黎在装醉，  
而我们真的醉了

□张进步 程碧

17岁那年，雨果同门当户对、相貌端庄的阿黛尔·富歇订下婚约。阿黛尔是个画家，她崇尚艺术，雨果热爱文学，他们有很多共同点，能够谈论的话题也比较广泛。相处了3年后，雨果和阿黛尔正式结为夫妻。婚后他们先后生了5个孩子，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维持了10年。雨果在创作《巴黎圣母院》期间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作品中，以至于忽略了妻子的感受，被冷落的阿黛尔爱上了另外一位作家。1832年，阿黛尔不顾一切地选择了这位作家，雨果内心备受打击。

阿黛尔离开雨果后，并没有获得想要的幸福，她的生活一度陷入窘境。为了维持生计，阿黛尔制作了一些木盒子，上面精心刻着雨果、拉马丁、小仲马和乔治·桑的名字，并把木盒拿到集市上贩卖，却无人问津。雨果不经意间得知这件事，便拜托朋友买了下来。

1833年，雨果和阿黛尔分开两年后，认识了出演由他编制的《吕克雷斯·波吉亚》的演员朱丽叶·德鲁埃。朱丽叶的出现，让雨果受伤的心得到了慰藉。她不仅善解人意，对雨果的爱也是理智宽容的。在和雨果相处时，朱丽叶小心翼翼地与雨果之前的家庭保持着距离，为了不打扰他与家人的团聚，她时常主动回避。朱丽叶这种理智的爱甚至打动了早已离开雨果的阿黛尔。阿黛尔曾向朱丽叶发出邀请，希望她能来家中做客，但朱丽叶婉言拒绝了。

雨果和朱丽叶相恋之后，每年都会写一段文字纪念他们的爱情，直到朱丽叶去世。但是雨果并没有把这些情书寄给朱丽叶，而是自己珍藏了起来，这本纪念册陪伴着他度过很多个夜晚。朱丽叶和雨果相伴的日子里，她几乎每天都会给雨果写一封信，50多年间，一共写了18000多封。现在这些信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。

在1851年，他们在一起18年的时候，雨果隐瞒朱丽叶和莱奥尼偷偷约会。莱奥尼深知雨果在意朱丽叶，便故意将雨果写给她的情书寄给朱丽叶。朱丽叶倍感失望，但她对雨果依然不离不弃。雨果因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统治而被迫害和流放时，她仍选择守护在雨果身边，为他抄写《悲惨世界》和《历代传说》等书稿。

以下是雨果在1841年2月17日写给朱丽叶的情书——

## 亲爱的朱丽叶：

你记得吗，我的爱人？1833年的忏悔节，嘉年华之日，是我们的第一夜。

那天，我原本打算去看戏，而你原本想要去跳舞，结果我们两人都没去。无论什么事情，哪怕是死亡，都不足以让我忘记这段经历。那晚的每一分钟，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。我反复思量，它如同划过我灵魂深处的流星。你没有去跳舞，而是在家等候着我，宛如一位甜美的天使。你那间小小的房间，容纳下我们的欢愉。

透过窗，巴黎的笑声传了进来，巴黎人在街头欢呼雀跃，节日气氛是如此浓烈，而我与你偎依在静谧的屋内。

巴黎在装醉，而我们真的醉了。

你的雨果



## 《我允许你，在我心上行走：全世界最美的情书》

作者：张进步 程碧  
出版社：中国致公出版社

## 【大家】

## 文章与课文

□冯骥才



## 《冯骥才语文课》

作者：冯骥才  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【自序】

## 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悲伤……

□王定国



## 《敌人的樱花》

作者：王定国  
出版社：译林出版社

我对声音十分敏感，有时敏感到不喜欢声音。

小时候就有一些迹象，最早学会的是沉默不语，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，耳边听到的都是别人的噪音。潦倒的父亲常因为我这种古怪，突然就会一巴掌打过来，气息急坏地叫着：“讲话啊，讲话啊。”
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并没有伸手捂着脸，而是看着他的手掌停在半空，当它即将又要挥过来时，我几乎已经听见母亲藏在心底的哭泣，但她只能无助地站在旁边催促着：“紧讲啦，紧讲啦。”

通常都是因为父亲突然问了什么，而我没有回答。

他大概想要进一步了解这孩子究竟怎么了，曾在下班后跑到鹿港国小的操场，那时全班为了校正正在练习走路，他那同手同脚的笨模样混在队伍中，全都被他看在眼里，回家时他两手贴在腰后，整个人瘫靠在墙上，绝望地对我母亲说：“恁爸惨哪……”

十多年后一个寒冷的清晨，天边犹有几颗残星，我却已经穿着草绿色的军服，缓缓踏上广场前的司令台，独自面对着营区里数百名的官兵。我挺胸敬礼，目光如炬，喉咙里悄悄咽下冷冽的以及冷冽中逐渐回温的口水。

嗯，浩瀚人海苍茫，四下寂然无声，此刻的世界就等着我了。我从腋下取出了那本手册，请他们打开第几页，旋即听见一片翻书之声在夜色天

江行大地千里，不免自问源头。一个问题曾跑到我脑袋里来，我的语文知识——从识字，认句，到知道许多古往今来的一些好诗句、好文章，是从哪里来的？追根究源去想，终于明白，最初还是从语文课来的，从语文课堂、语文老师那里得来的。尽管后来渐渐长大，读书愈来愈多，根基却来自语文课。如果幼时没上过语文课，从哪能得来这些系统的必不可少的语文知识，还有那么多文字的精华与文学的经典？直到现在还记得全班同学捧着书本、随着老师齐声诵读骆宾王《咏鹅》的情景；还有《疑人偷斧》《孔融让梨》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《黄鹤楼》与《小石潭记》等等，有的至今还能背诵。尽管这些几十年前学习的文章大多不在今天的课本里了，但是所学的语文知识，以及许多精深的思想

和优美的情操，却深深留在我们幼时纯洁的心灵里。在我们远远没有进入社会之前，就有了这样“心灵的标准”。语文课真是太重要了。

为此，我为自己的一些文章和小说被选入教材感到光荣，也有些担心。担心写得不够充分、完美和精准。我当时写这些文章时没想到会被选入课本，但是一旦成为教材性质就不同了。课文往往还有育人的意义和范文的性质。在我人生的记忆里，语文老师都是极其严格的，一句一字也不会轻易放过。我的许多文字和语言的毛病是中小学的老师给校正的。如果我这些文章中还有什么欠缺与不足，就请老师们授课时修正与补充吧。

于是此刻，我忽然对自己的写作生出一更更高的标准——这也是语文课对我的要求吧。

光中飒飒齐鸣。

我开始读训。全场无一人入睡，静谧中每只眼睛闪闪发亮，我那正腔圆的铿锵之气如同君临天下，每个声韵摄人肺腑，每到一个段落结束犹有绕梁余音。我喜欢训词中那些突然出现的啰嗦长句，喜欢那可爱的逗点一路绵延不绝，让我不必急于收敛情绪，嗓音有时高亢有时忽然婉转低回，像出征前的将领振奋着军心，也像个演说家来到忘我之处几乎飞上天际。

那时的我，转瞬之间离开了沉默的躯壳……

过后不久，鹿港小子王某某，开始负责编导一个团康节目，原本只在会中取乐自娱，不料接下主持棒后屡屡过关斩将，两个月后不仅赢得总部第一名，还因此跑了两次电视摄影棚，连续几周在电视节目登场现身。

悠悠数十年一瞬而去，我不曾说过的这段往事，一直到我结婚、生子之后依然藏在心里。所有的朋友，以及当时只能对我摇头叹息的父母亲，至今还没听说过当年的我曾经如此窘迫与疯狂，像个哑巴突然一瞬间慷慨激昂，在那短短两年的军旅中把所有心里的委屈一次吐光。

我一直在摸索那是什么？同一个躯壳里，住着两种情感的肉体，强与弱对峙，热与冷相逼，当有一方耗尽力气时，另一方反扑回来接手残局。

我也在寻找那可怕的沉默究竟从何而来，只记得短暂的童年不停地搬家，搬家，搬家……搬了八次家，每个局促之地陌生荒凉，半夜从暖榻里醒来还有莫名的疑惧，害怕睡过头又将置身在另一处冰冷的寒微中。

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都是悲伤。悲伤没有固定形式，不见得满脸泪水，它以沉默的姿态出现，包含着当时我的坚强、恐惧和孤单。长期把我禁锢起来，然后一瞬间把我释放。

那么，为什么那些悲伤还在呢，因为很多话还没有说完。

同样的躯体，两种不同的情感分道扬镳。

那字正腔圆的家伙，毕竟尝过了甜头，踏进了社会还保有一股铿锵之气，懂得人生没有想象中艰难，万不得已的时刻就该发声，把沉默踢到一边，只要勇敢就能说出原本说不出的声音。

他恢复了咬字不清的台湾话，从

一个基层业务员做起，面对客人难免显露慌张，有时还会脸红，却又不知道改换跑道后何去何从，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，一直走到中年后的现在，伙伴们陆续走光了，他还留在路上。

另外就是那个可怜的孩子，啊，那沉默的我，十七岁开始迷上了阅读，文学启蒙来自寂寞的街头，常常独自站在一长排旧书摊的昏暗中，一字一句啃噬着文学的精髓，并且大量吞噬西方的文学主义和各式潮流，也试着把浅薄的字句写在纸上，脑海里充满了懵懂之美，在那孤寂的岁月留下了苍黄的画面。

四十年后，两种情感意外结合，完整的我总算回到了书桌前。

去年冬天，开始写作《敌人的樱花》。

初笔采用第三人称，写完首章颇为得意，节奏利落明快，人物进出满布悬疑，而且写作之笔居高临下，毫无沾染他人的卑微痛苦，真正创造了隐身幕后还能遥控生命情调的超然视野。

可惜并不符合当时写作这部长篇的初衷。

一个月后，从第一个字开始重写。同样是别人的故事，全都换成了自己的悲伤，这回不再天河辽阔，而是刻意局限在眼前所见的阴影中，就像原本准备搭车穿越旷野，临时却绕进一条小路，跋涉很久才走了出来。

我在故事里没有名字，我的名字就是那个“我”，如同一粒稻穗去壳后变成白米，我也恢复了想象的自由。因此，我又看见四十年前那个孤单的孩子了，他刚从鹿港小学的边门慢慢走出校园，穿着那件缩水的制服，依然还是那一副斜斜晃晃的模样，嘴角显然还挂着秋天残留的鼻涕，暮色里微泛着那孤单的潮湿的光影。是放学后准备回家的吧，我蹲在地上，把他抱了起来。

这样一个把他人的悲剧看作自己的，而展开救赎和希望的旅程。

表面写着真爱的失落与追寻，实则放眼人生各种困境，当一个人的爱被挟持、理想被熔毁、未来被剥夺的时刻，这卑微而纯粹的故事何妨视为生命中的隐喻，用来指望一条非闻不可的道路，乃至终于不被挟持，不被熔毁，也不被剥夺。

简而言之，想要表达的并不是悲伤。